

明末清初小說第一回

第一回

卷四

•4
(2)

死，抱九原埋没之痛，岂不悲哉！予虽非其人，亦尝窃执雕虫之役矣。顾时命不伦，即间掷金声，时裁五色而过者，若罔闻罔见，淹忽老矣。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，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。计无所之，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，以发泄其黄粱事业。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，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，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，有时气冲斗牛而天子改容。凡纸上之可喜可惊，皆胸中之欲歌欲哭。吾思人纵好忌，或不与淡墨为仇。世多慕名，往往于空言乐道。矧此书白而不玄。上可佐邹衍之谈天，下可补东坡之说鬼，中亦不妨与玄皇之梨园杂奏。岂必俟诸后世，将见一出而天下皆子云矣。天下皆子云，则著书不愧子云可知矣。若然，则天地生才之意，与古今爱才之心，不少慰乎！嗟嗟！虽不如忠孝节义之赫烈人心，而所受于天之性情，亦云有所致矣。

时顺治戊戌立秋月

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

本书说明

本书据以校点的《新刻批评平山冷燕》，有顺治十五年由天花藏主人序，不署作者，存藏于大连图书馆。此外，尚有聚锦堂刊天花藏七才子书本及退思堂刊天花藏七才子书本、玉兰堂本、静寄山堂本等。

《平山冷燕》是明末清初小说中较有影响的一部作品。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曾予以详细介绍，认为它的主旨是“显扬女子，颂其异能，又颇薄制艺而尚词华，重俊髦而嗤俗士”。书中对“金马名卿、玉堂学士”以及那些不学无术的假斯文予以尽情的嘲讽。但作者对于封建“帝德”的颂扬，如珠玉蒙尘，则难免逊色。

《平山冷燕》多骈俪文，有一些尚觉清新的诗词，偶尔也微露民间风味。但那些奏疏、献词、颂赋，则晦涩冗赘。

原序实非本书序，应是天花藏七才子书的总序。

《平山冷燕》序

天赋人以性，虽贤愚不一，而忠孝节义莫不皆备，独才情则有得有不得焉。故一品一行，随人可立。而绣虎雕龙，千秋无几。试凭吊之，不骄不吝，梦想所难者尚已。降而建安八斗，便矫一时；天宝百篇，遂空四海。鹦鹉贾杀身之祸，黄鹤高槌碎之名。晋代一辞，大苏两赋。类而推之，指而屈之，虽文彩间生，风流不绝，然求其如布帛菽粟之满天下，则何有焉？此其悲在生才之难，犹可委诸天地。独是天地既生是人矣，而是人又笃志诗书，精心翰墨，不负天地所生矣。则吐辞宜为世情，下笔当使人怜。纵福薄时屯，不能羽仪廊庙，为凤为麟，亦可诗酒江湖，为花为柳。奈何青云未附，彩笔并白头低垂；狗监不运，上林与长杨高阁。即万言倚马，止可复瓿；道德五千，唯堪糊壁。求乘时显达，刮一目之青；邀先进名流，垂片言之誉。此必不得之数也。致使岩谷幽花，自开自落；贫穷高士，独往独来。揆之天地生才之意，古今爱才之心，岂不悖哉！此其悲则谁咎？故人其无才，日于衣冠醉饱中，蒙生瞎死则已耳。

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，一心在千秋之上，落笔时惊风雨，开口秀夺山川。每当春花秋月之时，不禁淋漓感慨，此其才为何如！徒以贫而在下，无一人知己之怜。不幸憔悴以

目 录

第 一 回	太平世才星降瑞	(1)
第 二 回	圣明朝淑女献箴	(10)
第 三 回	金闺女诗嘲狂士	(20)
第 四 回	玉尺楼才压群英	(30)
第 五 回	山人脸一抹便转	(43)
第 六 回	才女心百折不回	(55)
第 七 回	道路上美还遇美	(67)
第 八 回	闺阁中才不让才	(79)
第 九 回	误相逢才傲张寅	(91)
第 十 回	巧作合诗骄平子	(102)
第十一回	一首诗占尽假风光	(114)
第十二回	三杯酒透出真消息	(125)
第十三回	观旧句忽尔害相思	(135)
第十四回	看梅花默然投臭味	(146)
第十五回	悬彩笔直求淑女	(157)
第十六回	扮青衣巧压才人	(170)
第十七回	俏佳人代丑汉呈身	(184)

-
- 第十八回 痴公子倩佳人画面…………… (195)
第十九回 道路联姻奇作合…………… (205)
第二十回 金銓报捷美团圆…………… (217)
-

第一回

太平世才星降瑞

诗曰：

富贵千年接踵来，古今能有几多才。
灵通天地方遗种，秀夺山川始结胎。
两两雕龙诚贵也，双双咏雪更奇哉。
人生不识其中味，锦绣衣冠土与灰。

又曰：

道德虽然立大名，风流行乐要才情。
花看潘岳花方艳，酒醉青莲酒始灵。
彩笔不妨为世忌，香奁最喜使人惊。
不然春月秋花夜，草木禽鱼负此生。

话说先朝隆盛之时，天子有道，四海升平，文武忠良，万民乐业。是时，建都幽燕，雄据九边，控临天下，时和年丰，百物咸有。长安城中，九门百达，六街三市，有三十六条花柳巷，七十二座管弦楼。衣冠辐辏，车马喧阗。人人击壤而歌，处处笙箫而乐。真个有雍熙之化，于变之风，有诗单道其盛：

九重春色满垂裳，秋尽边关总不防，
四境时闻歌帝力，不知何世是虞唐。

一日，天子驾临早朝，文武百官济济锵锵尽来朝贺。真个金阙晓钟，玉阶仙伏，十分隆盛。百官山呼拜舞已毕，各各就班鹄立。早有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者奏闻。”喝声未绝，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官，乌纱象简，趋跪丹墀，口称：“钦天监正堂官汤勤有事奏闻。”天子传问何事。汤勤奏道：

“臣夜观乾象，见祥云瑞霭，拱护紫微，喜曜吉星，照临黄道。主天子圣明，朝廷有道，天下享太平之福。臣不胜庆幸，谨奏闻陛下。乞敕礼部，诏天下庆贺，以扬皇朝一代雍熙雅化。臣又见文昌六星，光彩倍常，主有翰苑鸿儒，丕显文明之治。此在朝在外，济济者皆足以应之，不足为奇也。最可奇者，奎壁流光，散满天下，主海内当生不世奇才。为麟为凤，隐伏山林幽秘之地，恐非正途网罗所能尽得。乞敕礼部会议，遣使分行天下搜求，以为黼黻皇猷之助。”

天子闻奏，龙颜大悦，因宣御旨道：“天象吉祥，乃天下万民之福。朕菲躬凉德，获安民士，实云幸致，安敢当太平有道之庆。不准诏贺。海内既遍生奇才，已上征于天象，谅不虚应。且才为国宝，岂可使隐伏幽秘之地。着礼部官议行搜求。”

圣旨一宣，早有礼部尚书出班奏道：“陛下圣明有象，理宜诏贺，万岁谦抑不准，愈见圣德之大。然风化关一时气运，岂可抑而不彰，纵仰体圣心，不诏天下庆贺，凡在京大小官员，俱宜具表称贺，以阐扬圣化，为万世瞻仰。天下既遍生奇才，隐伏在下，遣使搜求，以明陛下爱才至意，礼亦宜然。但本朝祖宗立法，皆于制科取士。若征召前来，自应优叙。征召若优，则制科无色，恐失祖宗立制本意。以臣愚

见，莫若加敕各直省督学臣，令其严责府县官，凡遇科岁大比试期，必须于报名正额之外，加意搜求隐逸真才，以应科目。督学府县官，即以得才失才为升降。如此则是寓搜求于制科，又不失才，又不碍制，庶为两便。伏乞皇上裁察。”天子闻奏大喜道：“卿议甚善，俱依议行。”礼部官得旨，率百官俱称万岁。朝毕，天子退入，百官散出。

此时天下果然多才，文章名公，有王、唐、瞿、薛四大家之名。词赋巨卿，有前七才子后七才子之号。一时诗酒才名，高于北斗。相知意气，倾于天下。人人争岛瘦郊寒，个个矜白仙贺鬼。元白风流，不一而足。鲍庾俊逸，屈指有人。白雪登历下之坛，四部执弇州之耳。师生传欧苏之座，朋友同李郭之舟，真可谓一时之盛。

这一日，礼部传出旨意，在京大小官员皆具表次第庆贺。这表章无非是称功颂德，没甚大关系，便各各逞才，极其精工富丽。天子亲御便殿，细细观览，见皆是绝妙之词，惊人之句，圣情大悦。因想道：“满朝才臣如此，前日钦天监奏文昌光亮，信不虚也。百官既具表称贺，朕当赐宴答之，以表一时君臣交泰之盛。”遂传旨，于三月十二日，命百官齐集端门赐宴。

旨意一下，百官皆欢欣鼓舞，感激圣恩。到了临期，真是个是国正天心顺。这一日恰值天清气爽，日暖风和，百花开放。天子驾御端门，阶下摆列着许多御宴。百官朝见过，惟留阁臣数人，御前侍宴。其余官员，俱照衙门大小，鳞次班列坐两旁阶下。每一座各摆御苑名花一瓶，以为春瑞。旨意一下，百官叩头谢恩，各各就座而饮。一霎时，御乐作龙凤之

鸣，玉食献海山之异。真是皇家富贵，不比等闲。但见：

国运昌明，捧一人于日月天中；皇恩浩荡，会千官于芙蓉阙下。春满建章，百转流莺聒耳；晴熏赤羽，九重春色醉人。食出上方，有的是龙之肝，凤之髓，豹之胎，猩之唇，驼之峰，熊之掌，鹑之炙，鲤之尾，山之珍，海之错，说不尽八珍滋味；乐供内院，奏的是黄帝之咸池，颞顼之六茎，帝嚳之五英，尧之大章，舜之箫韶，禹之大夏，殷之大护，周之大武，听不穷九奏声音。班联中，衣裳灿日，只见仙鹤服，锦鸡服，孔雀服，云雁服，白鹇服，鹭鸶服，鸂鶒服，鹳鹑服，练鹊服，黄鹌服，济济锵锵，或前或后；阶墀下，弁冕疑星，只见进贤冠，獬豸冠，鵷鸡冠，蝉翅冠，鹄尾冠，铁柱冠，金颜冠，却非冠，交让冠，悚悚惶惶，或退或趋。奉温纶于咫尺，尽睹天颜有喜；感湛露之均霑，咸知帝德无私。传宣锡命，彤弓明中心之赐；匍匐进见，天保颂醉饮之恩。誓竭媚兹将顺。然君曰俞，臣曰拂，人惭献谄，愿言不醉无归。然左有监，右有史，谁敢失仪。君尽臣欢，尊本朝故事，敕赐赋醉学士之歌；臣感君恩，择前代良谏，慷慨进谏狄仪之戒。真可谓明良际遇，鼓钟笙瑟，称一日祥云龙虎之觞；天地泰交，日月同陵，上万年悠久无疆之寿。

君臣们饮够多时，阁臣见乐奏三阕，酒行九献，恐群臣醉后失仪，因离席率领群臣跪奏道：“臣等蒙圣恩赐宴，亦已谨卜其昼，醉饱皇仁。今恐叨饮过量，醉后失仪，有伤国体，谨率群臣辞谢。”

天子先传旨平身，然后亲说道：“朕凉薄之躬，上承大统，日忧废堕，赖众先生与诸卿辅弼之功，今幸海内粗安，深感祖宗庇祐，上天生成。前钦天监臣奏象纬吉昌，归功于朕，朕惧不敢当。众卿不谅，复表扬称颂，朕实无德以当此，益深戒惧。然君臣同德同心，于兹可见。因卜兹春昼，与诸卿痛饮，以识一时明良雅意。此乃略去礼法而叙情义之举。虽不敢蹈前人夜饮荒淫，然春昼甚长，尚可同乐，务期尽欢。纵有微愆，所不计也。”阁臣奏道：“圣恩汪洋如此，真不独君臣，直如父子矣。臣等顶踵尽捐，何能报效，敢不领旨。”天子又道：“朕见太祖高皇帝每宴群臣，必有诗歌鸣盛。前钦天监臣奏文昌光亮，主有翰苑鸿儒为文明之助。昨见诸臣贺表，句工字栴，多有奇才，真可称一时之盛。今当此春昼，夔龙并集，亦当有词赋示后，今日之盛，方不泯灭无传。”阁臣奏道：“唐虞赓歌，禹稷拜扬，自古圣帝良臣，类多如此。圣谕即文明之首，当传谕群臣，或颂或箴，或诗或赋，以少增巍焕之光。”天子闻奏甚喜。

正谈论间，忽见一双白燕从半空中直飞至御前。或左或右，乍上乍下。其轻盈翩跹之态，宛如舞女盘旋，十分可爱。天子矚目视之，不觉圣情大悦。因问道：“凡禽鸟皆贵白者，以为异种，此何说也？”阁臣奏道：“臣等学术短浅，不能深明其故。以愚陋揣之，或亦孔子所称绘事后素之意。”天子点首嘉叹，因复问道：“白燕在古人亦曾有相传之佳题咏否？”阁臣奏道：“臣等待罪中书，政务倥偬，词赋篇章，实久荒疏，不复记忆。乞宣谕翰林诸臣，当有知者。”天子未及开言，早有翰林院侍读学士谢谦出班跪奏道：“白燕在

汉唐未必无作，但无佳者流传，故臣等俱未及见。唯本朝国初，时大本七言律诗一首，摹写工巧，脍炙一时，称为名作。后袁凯爱之，慕之，又病其形容太实，亦作七言律诗一首和之。但虚摹其神情，亦为当时所称，甚之有以为过于时作者。此虽嗜好不同，然二诗实相伯仲。白燕自有此二诗以立其极，故至今不闻更有作者。”天子问道：“此二诗卿家记得否？”谢谦奏道：“臣记得。”天子道：“卿既记得，可录呈朕览。”遂命近臣给与笔札。谢谦领旨，因退归原席，细将二诗录出，呈与圣览。近臣接了置于龙案之上。天子展开一看，只见时大本一诗道：

春色年年带雪归，海棠庭院月争辉。
珠帘十二中间卷，玉剪一双高下飞。
天下公侯夸紫颌，国中俦侣尚乌衣。
江湖多少闲鸥鹭，宜与同盟伴钓矶。

袁凯一首道：

故国飘零事已非，旧时王谢见应稀。
月明汉水初无影，雪满梁园尚未归。
柳絮池塘香入梦，梨花庭院冷侵衣。
赵家姊妹多相妬，莫遣昭阳殿里飞。

天子细将二诗玩味，因赞叹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。时作实中领趣，袁作虚处传神，二诗实不相上下，终是先朝臣子有如此才美。”又赏鉴了半晌，复问道：“尔在廷诸臣，亦俱擅文坛之望。如有再赋白燕诗一首，可与时、袁并驱中原，则朕当有不次之赏。”众臣闻命，彼此相顾，不敢奏对。天子见众臣默然，殊觉不悦。因又说道：“众臣济济多

士，无一人敢于应诏，岂薄朕不足言诗耶，抑亦古今人才真不相及耶？”翰林官不得已，只得上前奏道：“白燕一诗，诸臣既珥笔事主，岂不能作。又蒙圣谕，安敢不作。但因有时、袁二作在前，已曲尽白燕之妙，即极力形容，恐不能有加其上，故诸臣逡巡不敢应诺。昔唐臣崔颢，曾题诗黄鹤楼上，李白见而服之，遂不复作。诸臣亦是此意，望皇上谅而赦之。若过加以轻薄之罪，则臣等俱该万死。”天子又道：

“卿所奏甚明，朕非不谅。但以今日明良际会一堂，夔龙在望，英俊盈庭，亦可谓千载奇逢。而白燕一诗相顾不能应诏，殊令文明减色，非苛求于众卿。”

翰林官正欲再奏，只见阁臣中闪出一位大臣，执简当胸，俯伏奏道：“微臣有白燕诗一首，望圣上赦臣轻褻之罪，臣方敢录写进呈圣览。”天子视之，乃大学士山显仁。因和颜答道：“先生既有白燕诗，定然高妙，朕所宾师而愿观者，有何轻褻而先以罪请？”山显仁奏道：“此诗实非微臣所作，乃臣幼女山黛，闺中和前二诗之韵所作。儿女俚词，本不当褻奏至尊。因见圣心急于一览，诸臣困于七步，故昧死奏闻，以慰圣怀。”天子闻奏，不胜大悦道：“卿女能诗，更为快事，可速录呈朕览。”山显仁得旨，忙索侍臣笔砚，书写献上。天子亲手接了，展开而看，只见上写着白燕诗，步时、袁二作原韵：

夕阳凭吊素心稀，遁入梨花无是非。

淡去羞从鸦借色，瘦来止许雪添肥。

飞回夜黑还留影，衔尽春红不浣衣。

多少朱门夸富贵，终能容我洁身归。

天子览毕，不禁大喜道：“形容既工，又复大雅，细观此诗，当在时、袁之上，不信闺阁中有此美才。”因顾山显仁问道：“此诗果是卿女所作否？”山显仁奏道：“实系臣女所作，臣安敢诳奏。”天子更喜道：“卿女今年十几岁了？”山显仁奏道：“臣女今年方交十岁。”天子闻奏，尤惊喜道：“这更奇了，那有十岁女子能作此惊人奇句，压倒前人之理。或者卿女草创，而润色出先生之手？”山显仁奏道：“句句皆弱女闺中自制，臣实未尝更改一字。”天子又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可谓才女中之神童了。”道罢，又将诗细细吟赏，忽欣然拍案道：“细细观之，风流香艳，果是香奁佳句。”因顾山显仁道：“先生生如此闺秀，自是山川灵气所钟，人间凡女岂可同日而语。”山显仁奏道：“臣女将生时，臣梦瑶光星堕于庭，臣妻罗氏迎而吞之。是夜臣妻亦梦吞星与臣相同，故以为异。臣女既生之后，三岁尚不能言。即能言之后，亦不多言。间出一言，必颖慧过人。臣教之读书，过目即成诵。七岁便解作文。至今十岁，每日口不停吟，手不停披，想其禀性之奇，诚有如圣谕。但恨臣门祚衰薄，不生男而生女。”天子笑道：“卿恨不生男，朕又道生男怎如生女之奇。”君臣相顾而笑。天子因命近侍，将诗发与百官传看道：“卿以为朕之赏鉴何如？”百官领旨，次第传看无不动容点首，啧啧道好，因相率跪奏道：“臣等朝夕以染翰为职，今奉旨作白燕诗，尚以时、袁二作在前不敢轻易措词。不意阁臣闺秀倒若有前知，宿构此诗以应明诏。清新俊逸，足令时、袁减价。臣等不胜抱愧。此虽阁臣掌中异宝，实朝廷文明之化所散见于四方者也。今日白燕双舞御前，与

皇上孜孜诏咏，实天意欲昭阁臣之女之奇才也。臣等不胜庆幸。”天子闻奏大悦道：“前日监臣原奏说：‘奎壁流光，正途之外当遍生不世奇才。为麟为凤，隐伏山林。’今山卿之女梦吞瑶光而生，适有如此之美才，岂非明征乎。恰又宿构白燕诗，若为朕今日宴乐之助，朕不能不信文明有象矣。朕与诸卿当痛饮，以答天眷。”百官领旨，各各欢欣就席。御筵前觥筹交错，丹阙下音乐平吹。君臣们直饮至红日西沉，掌班阁臣方率领百官叩头谢宴。天子因命内侍取端溪御砚一方，彤管兔笔十枝，龙笺百幅，凤墨十笏，黄金一铤，白金一铤，彩缎十端，金花一对，亲赐山显仁道：“卿女白燕一诗，甚当朕意，聊以此为润笔。后日十五，阴望之辰早朝，外廷喧杂，卿可率领卿女于午后内廷朝见。朕欲面试其才，当有重赏。”山显仁领旨谢恩。天子又传旨礼部，命加敕学臣，令其加意搜求隐逸奇才，以应明诏。传谕毕，圣驾还宫。群臣方才退出。

早纷纷扬扬，皆传说山阁老十岁幼女，能做白燕诗之妙。不上三五日之间，这白燕诗，长安城中家家俱抄写遍了。又闻钦限十五朝见。人人都以为何等女子，年方十岁，乃有如此奇才。尽思量到十五日朝中观看。只因这一朝见，有分教：朝中争识婵娟面，天下俱闻闺阁名。不知怎生朝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圣明朝淑女献箴

词曰：

才难拟，古今何独周家美。周家美，有妇人焉，从来久矣。彤庭香口阴阳理，丹墀纤手龙蛇体。龙蛇体，穆穆天颜，为之喜起。

——忆秦娥

话说山显仁领了朝廷许多赏赐，及十五日朝见旨意，十分兴头。因欣欣然回府，退入后厅，请夫人罗氏商议。夫人见跟随捧入许多赏赐，及黄金贵物，不知何故。因问道：

“今日皇爷赐宴，已是莫大洪恩，为何又赏赐许多礼物？”

山显仁道：“这不是赏我的，乃是皇上特恩赏赐女儿山黛的。”夫人听了又惊又喜道：“山黛才是十岁幼女，皇爷为何赏赐与他？”山显仁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。”乃将天子见白燕飞舞，与诏群臣作诗，及自呈女儿白燕一诗，为天子赏鉴，因命赏赐朝见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夫人方大喜道：

“此虽好事，但女儿年幼，虽在家中举动端庄，应对有理，只恐见了皇帝，赫赫威严之下，害怕起来，失了礼体，未免有罪。倘皇爷叫他做诗、做文，一时做不出，岂不将今日的白燕诗都看假了。”山显仁道：“夫人所虑亦是。但据我看

来，女儿年纪虽小，胆量实大，才情甚高，料不到害羞害怕做不出的田地。”夫人道：“虽如此说，我终觉放心不下。”山显仁道：“你我不必多虑，且唤女儿出来，将圣上旨意与他说知，看他是何光景，再作区处。”夫人遂叫侍妾到厅楼之上上去请小姐。

原来山显仁原是晋朝山巨源之后，世代阀阅名家。山显仁又是少年进士，才将近五十岁，就拜了相。为人最有才干，遇事敢作敢为，天子十分信重，同官往往畏惧。山显仁正在贵盛之时，未免有骄傲之色，凌虐之气。但这个女儿山黛却与父亲大不相同，生得美如珠玉，秀若芝兰，洁如冰雪，淡若烟云，此其容貌，一望而知者。至于性情沉静，言笑不轻；生于宰相之家，而锦绣珠翠非其所好。每日只是淡装素服，静坐高楼，焚香啜茗，读书作文，以自娱乐。举止幽闲，宛如一寒素书生。闺阁脂粉，妖淫之态，一切洗尽。虽才交十岁，而体度已如成人。

这日正在楼上看书，正看到唐玄宗同杨贵妃在沉香亭赏牡丹，因欲赋新诗作乐，急召李白。其时正值李白大醉，因命杨贵妃捧砚，高力士脱靴，然后挥毫染翰，赋清平调三章以入乐，一段才气。因赞叹道：“古文人在天子前有如此之才，有如此之气，谓之才子，方不有愧。自唐到今，千载有余，并未再见，何才之难如此！只可惜，我山黛是个女子，沉埋闺阁中。若是一个男儿，异日遭逢好文之主，或者以三寸柔翰再吐才人之气，亦未可知。”

正闲想不完，忽侍妾来请道：“老爷朝回，与太太在后厅立请小姐说话。”小姐闻命，不敢少停，遂同侍妾下楼来